

亲历

# 史家胡同

## 56号

我亲历的人艺往事

一个特殊的历史见证者打开80年尘封的记忆  
梁秉堃◎著 李滨声◎绘



# 史家胡同

## 56号

我亲历的人艺往事

一个特殊的历史见证者打开8年尘封的记忆

梁秉堃◎著 李滨声◎绘



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史家胡同 56 号：我亲历的人艺往事 / 梁秉堃著；  
李滨声绘. — 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2010.10  
ISBN 978-7-80251-625-0

I. ①史… II. ①梁… ②李… III. ①北京人艺—史料 IV. ①J89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3445 号

## 史家胡同 56 号：我亲历的人艺往事

---

作 者 梁秉堃  
责任编辑 刘小晖  
开 本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 15.75 插页 16  
字 数 200 千字  
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刷 北京市全海印刷厂  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625-0  
定 价 29.80 元

---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：100013  
发行部 (010)84254364  
编辑部 (010)64222699  
总编室 (010)64228516  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  
电子邮箱 [jinchengchuban@163.com](mailto:jinchengchuban@163.com)  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# 我挚爱的老人艺

——从史家胡同 56 号到王府井大街 22 号

(代序)

惊回首，我已经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整整 56 个年头了。刚来时，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儿，现在已经迈进了“古稀”之年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我与人艺相依相伴，骨肉情深，从青年到中年，再从壮年到老年，她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人艺是个什么地方呢？正如老院长曹禺所言：“我是爱这个剧院的。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，翻滚了 30 年。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员，好导演和那些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们。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。我和他们说笑、谈天、诉苦恼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。戏演完了，人散了，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。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间，留恋不舍……我感到北京人艺是培养多少戏剧新人的园地，是锻炼多少人物的舞台。”

## 1

北京人艺自 1956 年开始，产生了两个标志性的建筑物——史家胡同 56 号家属院大楼；王府井大街 22 号首都剧场。而且，周恩来总理有一个

故事，可以把这两者串联起来。

那是1957年温馨的春夜，周总理参加过三楼宴会厅招待泰国艺术团的酒会，送走客人后，与人艺的演员们攀谈，忽然，周总理问身边的演员狄辛、刘华：你们住在哪里？狄辛答：“剧院的宿舍，在史家胡同。”周总理问：远吗？刘华答：“不太远。我们每天排戏都是走来走去。只要15分钟。”周总理点头说：走吧，到你们的宿舍去看看。

这时，有人看了一下手表，已经是夜里一点钟了，真有些担心周总理会不会过于劳累。可是，周总理却毫不犹豫地领先迈步走下了楼梯。

在首都剧场的大门口，一辆黑色吉斯牌汽车开过来。

周总理摆摆手，问：你们怎么走啊？“我们走着回去，您上车吧！”有人说。周总理摇摇头：不，我陪你们一道走吧。“不行，我们每天走惯了，好像是锻炼身体。”又有人说。周总理坚持着：我也锻炼锻炼，散散步。走吧！

于是，午夜，在静悄悄的马路上，出现了一群人——年轻的演员们簇拥着一个内心更加年轻的长者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轻声说笑着，谈工作、谈演戏、谈生活、谈未来。中间，秘书几次催促周总理上车，可他说：白天我不便在街上走，夜晚还不给我这点自由啊？

周总理来到家属大院，上了宿舍楼，轻轻地敲开了男演员的房门。刚要睡下的林连昆坐在床边，猛然见到总理，半天才冒出来一句话：“没想到……是您？”周总理却笑着说：快把窗子打开一下，房间里的气味不好嘛。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周总理边走边看，边谈，一直到深夜两点多钟。最后，他指着房间里的一盆海棠花说：温室里的花草是见不得风雨的，而你们一定要经受艰苦的锻炼！周总理离开了家属大院，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铭刻在每一个年轻演员的心底，终生受益，永远也不会消失。

## 2

随着北京人艺的建立，演出剧场的问题日益突出。1953年初，周总

理批准由国家出资，在王府井大街北端路东，一家生产教养院的旧址上兴建一座话剧专用剧场，并且交由北京人艺管理和使用。

1956年，在王府井大街上建立起一座雄伟庄重、气度非凡的米黄色首都剧场，大门前的高台上树立起两座汉白玉的高雅华表，剧场里开幕时又可以领略到悠扬动人、低沉回荡的悦耳钟声。曹禺老师的名著《日出》，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演就是在这里隆重进行的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从表面上看，首都剧场并没有什么变化，然而，她演出的戏在变，演戏的人在变，看戏的观众也在变。但戏剧依然是永生不朽的，戏剧人也依然是永生不朽的。“观古今之须臾，抚四海于一瞬。”人生大舞台，舞台小人生；而一出惊心动魄的好戏，是从苦恼到苦恼，要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会出现。

老实说，作为一个老“人艺人”，我以人艺引为骄傲、自豪和光荣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写到这里我突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契诃夫写的，并由焦菊隐先生翻译的独幕剧《天鹅之歌》。

据说，赵丹和于是之生前都曾经想过演这个戏，可惜又没有演成。剧本写的是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丑角，喝醉了酒，深更半夜走到空空的舞台上，在一个老提示（即提词人）的帮衬之下，演了一场特殊的“封箱戏”。

老丑角说：“我什么人也没有，没有妻子，没有儿女，我就像那从荒凉的田野上吹过去的一阵风。我快死了，我死了之后，也不会有一个人记得我的。这样孤零零地活着，太可怕了……我是属于谁的呢？又有谁需要我呀！谁爱我啊？连一个人也没有啊！”

老提示说：“有你的观众爱你，先生。”

老丑角说：“我的观众都回家去了，他们全都睡着了，把他们的老丑角早已忘在九霄以外了。”

接下来，他读了自己在《李尔王》和《哈姆雷特》中几段非常拿手的、漂亮的台词，并且用力鼓起掌来。



“好哇，再来一次！谁说我老了？我并不老，说我老简直是胡说！有一股大量的漩流从我的身子里涌上来了，这就是鲜活的生命和青春！老年与天才根本不是对立的……”

至此，老丑角大笑，又大哭，再大笑，不可遏止。请想想看，戏散了，夜深了，台空了，人醉了……

我愿在有生之年要用手中笨拙的笔，尽可能真实地、客观地、生动地记录下中国艺术史上这光辉夺目、别具一格的一页。或许，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已经仙逝的老师们、同事们。他们在天堂里看着这些文章是会笑的，而且，他们看着那么多的读者在读这些文章更是会笑的。笑得那么欢畅，笑得那么可爱，又笑得那么让人痛心落泪！

好，就此打住吧。

最后，我要偷来黄宗江大哥的一句话算作结束：“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哪复计东西？”

梁象璧

2010年初夏于国瑞城



Contents  
目  
录

**我挚爱的老人艺 /1**

——从史家胡同 56 号到王府井大街 22 号(代序)

**01 老人艺们的绰号 /1**

**02 停演〈潘金莲〉 /4**

**03 老舍讲笑话 /12**

**04 〈骆驼祥子〉奇特的谢幕 /14**

**05 〈茶馆〉“多磨” /17**

**06 “陛下到底来了!” /20**

**07 与周总理共度的除夕之夜 /22**

**08 三百字的提纲 /24**

**09 曹禺:写〈雷雨〉是在写一首诗 /26**

初衷 /26

机缘 /28

动摇 /29

永远 /31

**10 朱琳:扮演鲁妈时心中的“疙瘩” /33**

**11 今天演的是〈女店员〉 /38**



- 12 刁光覃：“慢曹操” /40
- 13 《茶馆》中的B制演员胡宗温 /42
- 14 晕倒在舞台上的舒绣文 /44
- 15 丁四嫂的袜子 /46
- 16 田冲见“列宁” /48
- 17 “泡”后台所得 /50
- 18 “发神经” /52
- 19 红茶“啤酒”和帆布“饺子” /54
- 20 排《茶馆》，童超找太监 /57
- 21 吕齐：人艺的第三代 /60
- 22 演《蔡文姬》：一场虚惊 /62
- 23 幕后英雄 /64
- “老夫子”陈永祥 /64
- 痴迷道具的“丁道长” /69
- 似与不似之间 /74
-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/78
- 绝人·绝活 /83
- 24 演出事故 /92
- 25 “种子档案员” /95
- 26 夏淳：人艺的40年与40部戏 /97
- 他成了旅馆里的“风流人物” /97
- 第一次演戏反串农村大姑娘 /98
- “黄鼠狼”也是活生生的人 /100
- 执导第一个大戏《蜕变》 /102

- 两次幸福的“接见” /103
- 高招儿策划戏外戏 /105
- 让她放心地演好这场戏 /107
- 27 于是之：努力如是之者，成功其庶几乎？** /110
- 《程疯子自传》 /110
- 渐悟妙境 /127
- 28 英若诚：“废话协会”里的奇君子** /148
- 绰号叫“那当然了” /148
- “毛三爷”的往事 /150
- 老岳父想了想说：你们是跑码头的吧 /153
- 这个刘麻子，浑身上下都是戏！ /156
- 大牢中的生活，依然有滋味 /159
- “英，定了，忽必烈就是你！” /161
- “办实事、做真人”，一生快活 /165
- “舞台是我的家” /167
- 29 林连昆：大器晚成的“狗儿爷”** /170
- 把临门一脚让给别人 /170
- 功夫在诗外的群众演员 /171
- 好的演员必须坚决从生活出发 /172
- 初见光彩的吴祥子 /174
- “狗儿爷”涅槃 /176
- 30 郑榕：学会飞翔的丑小鸭** /180
- 我每月拿两千多块钱 /180
- 老郑不老 /181
- 周朴园三部曲 /183
- 31 朱旭：这是我最后的谢幕演出了** /194



“朱旭演的是一个艺术的大混蛋！” /194  
“太监娶媳妇”，才是应该抓住的矛盾 /197

**32 蓝天野：艺术品压不住人品 /202**

**33 梁冠华：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 /207**

“胖子演得还是那么个人物！” /207

天赋·狠功夫·偷戏 /209

创作第一，广告以后再说吧…… /210

**34 濮存昕：话剧让我上天入地 /212**

**35 吕中：“大染缸”染出个优秀的“人艺家属” /218**

**36 焦菊隐的话还没有说完 /225**

今晚的表演都是在讨好几个人…… /225

最后的发言 /229

乌云扫尽，不唱窦娥冤 /233

**37 篇外篇 /237**

演出日报表 /237

1963年会议记录摘要 /239

## 老人艺们的绰号

想起过去北京人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是挺令人兴奋的，也挺令人留恋的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上至剧院院长、党委书记，下至各科科长、各室室主任，人们从来不称官衔，一律直呼其名，而且常常是亲切地免姓呼名，或者干脆起上个近似“爱称”的绰号。

比如，曹禺同志，大家从来不叫他“曹院长”，而是叫他“曹头儿”。以至连家属、小孩儿们也叫他“曹头儿”。他非但不反感，还会向你笑着答应。再比如焦菊隐同志，大家不叫他“焦副院长”、“焦总导演”、“焦导演”，而是尊敬地称之为“焦先生”。多少年来就这么叫惯了，甚至影响到周总理也跟着我们这么叫。

还有赵起扬同志，大家也从来不叫“赵副院长”、“赵书记”，而是叫他“起扬”；欧阳山尊同志，大家也同样从来不叫他“欧阳副院长”或者“欧阳副总导演”、“欧阳导演”，而是叫他“山尊”……

这个优良传统一直沿袭至今。现在的各位副院长、副书记，大家分别叫他们：“是之”、“苏民”、“兆华”、“连昆”、“崇林”。叫的人上口，听的人顺耳，谁也不介意。如果你参加人艺一个会议，大约是听不出谁是“官”，谁是“兵”的。大家都觉得这种称谓有助于建立一种和谐、宽

松的艺术创作气氛。

与此同时，人们还善意地创造了一些绰号，而且一经出现，便很快成为全院的共同“财富”，一叫就是几十年。

李绪文同志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从北京展览馆调到剧院来的，当时还是个20郎当岁的小伙子，在剧院负责搞道具的制作和管理工作。他生就一副好嗓子，常常一边制作道具一边学那么两句歌唱家李光羲的《货郎与小姐》，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。

1958年，剧院到山东巡回演出《烈火红心》和《红旗飘飘》，大家都住在济南山东剧场的后台。每天晚上演出以后，吃过了夜宵，人们总还要兴奋一段时间不愿意睡觉。有的闲聊，有的下棋，有的看书，有的打扑克，过着“夜游神”的生活。

一天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李绪文非常困，吃完了夜宵就早早地躺在床上准备睡觉。可是环境实在是不安静，他翻来覆去也无法入睡。

李绪文不得不哀求各位：“亲爱的大哥们，小声点儿吧，我实在没法睡啊！”人们理也不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

“亲爱的大哥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！”李绪文再一次呼叫着。

人们仍然不理睬，有的人甚至故意高声大笑。

李绪文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得跪在床上，连连给大家作揖。

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你先睡觉也可以，唱个歌儿我们就安静下来。”

“一定？”

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！”

“好嘞！”李绪文无奈，便跪在床上唱起来，“卖布卖布来，卖布卖布来……”大家起哄似地鼓着掌。

歌唱完以后，人们的声音确实小多了，李绪文也就很快入睡，轻轻地打着呼噜。从此，每天晚上只要环境一不安静，李绪文便大声疾呼：

“亲爱的大哥们!”一声下来，大家还真就放低了声音。同样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时间一长，大家反把李绪文叫做“亲爱的大哥”了，后又简称为“大哥”。没过多少日子，全院都叫开了“大哥”，包括曹禹院长和赵起扬同志。

现在，李绪文已经是行政处处长，可是老人儿还叫他“大哥”，他照样答应得挺痛快。



## 停演《潘金莲》

1961年4月底，人艺发生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周总理在百忙中来看当时正在上演的《名优之死》和《潘金莲》，并且最后让《潘金莲》停演了。

第一次看过戏之后，周总理一反常态，既没有上舞台看望演员，也没有发表意见，只是表示“我还要再看一次，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”，便告辞了。

过了两天，周总理、邓颖超又来看戏，并且邀请了田汉、欧阳予倩、齐燕铭、阳翰笙和谭富英、马连良、裘盛戎、筱白玉霜诸位戏曲界的朋友。看完戏以后，他把大家留下来，与剧院的领导、导演、演员们在首都剧场的小休息室里进行了座谈，直至深夜。

当时，正值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前夕，周总理准备当晚去邯郸参加庆祝活动。座谈过程中，秘书几次提醒他专列在等着开车，邓大姐也几次催促他抓紧时间，然而，周总理仍然耐心、细致而又深入地一直把会议主持完。

会上，周总理开门见山：《名优之死》是个好戏，可惜就是短了些。谈谈《潘金莲》这个戏吧！狄辛、田冲、方瑄德，你们先谈谈对这个戏是怎么认识的。

方瑄德想了想说：“第一，张大户迫害潘金莲的行为，台上没有表现，观众对这一点没有印象，所以很难引起同情。本想把张大户的欺压再强调一下，可是具体做起来有困难。第二，潘金莲把武大杀死这一点很难解释，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，这总不是好事，很难让观众同情。在这两点上不宜给潘金莲翻案。”

周总理点点头，狄辛，你在台上不是反抗得挺激烈吗？说说你的想法。田冲，你这个英雄人物有什么看法？显然，他是在努力动员当事人先发表意见。

田冲开了腔：“剧本是在30多年前写的，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‘妇女反对封建压迫’的思想，可今天再看这个戏，觉得有不足之处，若能做些修改，是否会更好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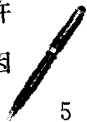
狄辛也开了腔：“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，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，杀死一个无辜者而求得个人的解放是不对的。剧院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争论。”

周总理听到这里“噢”了一声，接着又对金雅琴说：金雅琴谈谈吧！戏里穿针引线这样一些事都是你一手包下来的，你对潘金莲的问题又是怎样看法呢？

金雅琴笑了笑：“我演的王婆是个坏人，这一点是无须再争论了。对整个戏来说，潘金莲所作所为是为了反对当时的社会制度，然而为了这个目的害死了丈夫是不是好的？”

周总理始终注意听着，没有表示任何态度。然后，他又转向了剧院的总导演焦菊隐，焦先生，你谈谈对这个戏的看法。你是总导演，有什么样的见解？焦菊隐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说：“没有什么新的看法，这个戏究竟该肯定谁？是武松还是潘金莲？始终没找到答案。方才同志们谈到的种种矛盾是存在的。现在看起来，这两个人物都不令人同情。”

欧阳予倩推了推眼镜：“我写《潘金莲》是在1925年，当时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，心中很悲愤，于是想写一个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。因





为我自己是唱花旦的，这才写了潘金莲，我自己就演这个角色。周信芳演武松。当时是一边演一边想台词。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，我都是同情潘金莲的。在第三幕戏里，我把她处理成有些歇斯底里的劲头，因为她爱武松，然而武松不理解她，这才迫使她说出‘你也知道明珠暗投不如死？可知道男女都是一样？’的话来。目的也不外乎是借题影射自己的心情，唤起武松对自己的爱情来。周信芳演武松，又另有他的想法。他同情武松，把武松处理为英雄人物，演到第三幕时，也是激昂慷慨地决心杀嫂报兄仇。结果是我们两个人各演自己的戏，一出戏里却各有千秋，根本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”。

周总理扬着脸问：你对武松是怎样理解的？

欧阳予倩挥了一下手，“我认为武松是个封建英雄”。

周总理停了一下，摇摇头，说武松是个封建英雄，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。

欧阳予倩继续解释：“那时候演戏不像我们今天，不讲究主题思想，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不断丰富补充的。由于武松是那樣的激昂慷慨，发展到第四幕结尾的戏时，在众乡邻见证之下，说着‘你爱我，我爱我的哥哥’，一刀把潘金莲杀死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是一边唱这句词，一边把刀子刺入潘金莲的胸膛的。我最初写的是戏曲本子，在1927年南国社演出之后，就一直没有再演了。当时写这个戏，也只是想借题描绘一下，妇女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封建道德的束缚下，以及在有钱有势男人的压迫蹂躏下所造成的种种悲剧，并没有替潘金莲翻案的意思。记得我演了潘金莲之后，有些人也去编所谓‘翻案戏’，甚至有人想为秦桧翻案，跑来对我说了许多理由，我不同意，他也始终没有编出来。当时我也没有想把这个戏作为保留剧目，更没有想到在解放以后，由北京人艺上演这个戏。当时也只是想写完了，演一阵子就算了。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戏的主题思想问题。这个戏究竟说明什么问题？影响观众的又是什么？”